



楫一葉扁舟，引你；渡浩渺江波，觀曉霧晨曦。  
馭白雲羽翼，伴你；尋萬里故園，訪天宇河漢。  
陡名山大川，伴你；探深谷幽蘭，滌山澗飛泉。

橘紅的夕陽向西邊山稜線上落了下去，留下晚霞紅透半天。輕柔如霧的夜曲撫平我心田上的繩紋，滔滔汩汩的樂思飄忽在心頭。你像霧一般輕盈的來到，銀鈴似的悅耳清歌在風中迴蕩。你無掛無礙的笑容，逆落了我心中冬日的殘冰。雨窗上的水露，又重覆扮演着人生舞臺上的同一齣戲。人生既是短暫，孱弱似子夜南方淡微的星光，暫且截斷生命的流光，免於無知的水流乾涸；勒止奔逝的白駒，免於墜入無底的時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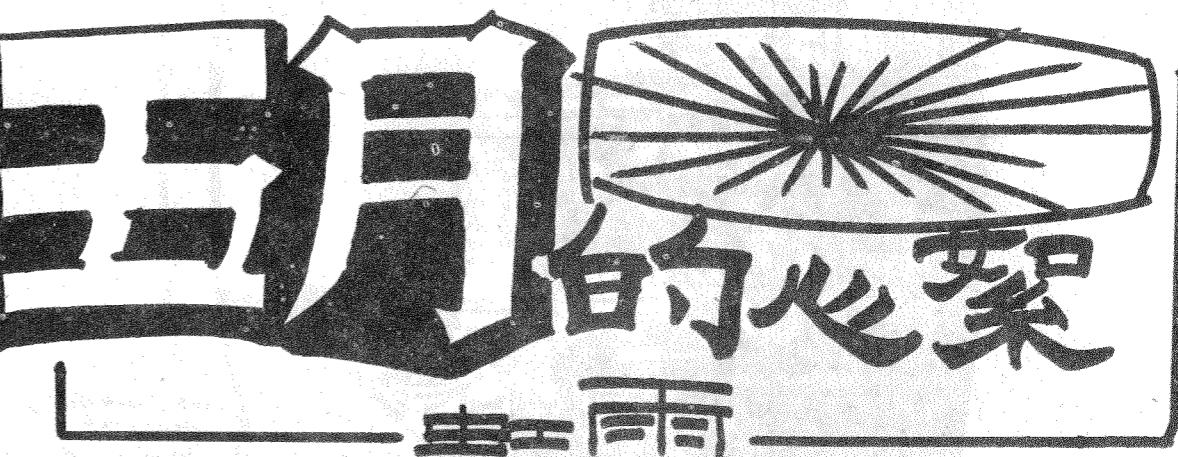
夾雜泥土、青草味的晨風，搖響了叮咚風鈴。窗外海鳥飛掠，炊烟裊々。孤舟泊在荷花畔，而荷池更在沙洲外。遠處海水浸潤了山麓，山麓報以綠茵涯涯。金黃的沙灘，碧藍的海波，美得像童話的幻境。孤鴻的泥爪繼絕着被海潮冷失的遊人足印，冀望將整個炎夏繪入永恒。

草莓季裡步入綠綠萬叢，想你，在三月棟花盛開的樹下。偶聞林中啾鳴清悠的乳鶯，但見山風輕拂柳枝，柳條醉拍荷塘，而水波漾然盪然。

離鄉的日子裡滿是寂寞淒清，夜半夢醒，萬籟俱寂，惟存一盞暈黃孤燈佇立街心，燈上，黯然；燈下，淡雨輕飄；飄在夢裡，飄在夢外。而舊夢時光在彩色照裡，褪了。但此地青松綠柏依舊翠然。長記春郊踏青，白帆藍海的天際，在礁岩璘瑠的外木山。

枯葉漫天的秋林，我走往大度山中，試圖找尋飄零的紅楓。聆聽教堂琴聲淙淙，觀夕陽殘照詩意盎然的鐘樓，凝視路燈一盞盞的亮起。

初識的驚喜有若久旱逢甘霖；但當漠然被拒時，心中的睡蓮便在盛夏風雨夜裡凋萎。往昔少年的激情變為日後長痛的創傷。那明眸皓齒，那芳唇笑靨，那波浪劉海，夜夜在夢裡翻騰，夢醒時復霧失章臺，今夜，不知曉圓，故人依舊否？但聞窗外梧桐兼細雨，只能



遙想陽春三月泛舟時。

林間風聲沙沙，透過枝枝排列的樹幹，隱約可見稻草茅舍中，熒熒微光照在窗櫺上，透入冬季多霧的夜裡。幃內坐著一老者，喃喃訴說國破家破妻子離散的長恨。而漂泊海天盡處的炎黃胄裔，心懷故國山河，羈留異邦，日夜目睹夕陽西沈，蟾兔冉升，得無「失桑之蠶」的感觸，如今戰爭不因E. Hemingway的逝世而停止，烽火聲中哀鴻遍野；這是一個沒有信仰，沒有宗教的時代。在大都會的人潮裡，衆生營營，宛若朝生暮死的蜉蝣，於是詩人便有：

Then on the shore

Of the wide I stand alone, and think

Till Love and Fame to nothingness do sink" 之嘆。唉，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，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」

踩着落葉，踩着枯萎的年華，踩着華麗的春夢，却抹不掉心頭對恬靜港灣的眷念。

十一月午後的陽光下，金閃的車身，急馳過遼闊秋原，蔓草在遠陌上燒着，風中飄着白煙，飄着燃燒的灰燼，飄着每個人的憧憬，每個人的往日。

孤蓬萬里，萬里孤蓬，萬里征。遊子懷鄉兮，嬋娟夜下望盡朔望。而熊星依然，北勺燦然。生命洶湧海波應是最無情，一波捲我靜謐農舍，一波淹沒菱角童年，年々波々泛起時，淚眼無語問蒼天。

黃橙的衰枝和青綠的新葉在蒼竹叢裡爭着天空，青々芳草綠遍天涯，羅馬的和煦春陽，癒不了沈疴不起的詩人。本欲尋覓幻失已久的芳園，奈何闖入多刺的林投地。此際朔風野大，急雨撲窗，房內黯然，暫且燃明蜡炬，遙憶西窗翦燭共話夜，任其流淚至天明。

夜，靜了，深了。我睡意濃郁唸着拜倫"故土一祝你晚安"的詩章，然後睡去。

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